

最优秀的 经典散文

Jingdian Sanwen

日興感
日本心
政治問題

华芬○编著



读一部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读一篇优美的散文，就是和一颗至纯至美的心灵晤谈。通过阅读本书，让你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开阔文学视野，提高审美意识，陶冶思想情操，提升人生品位。

品味经典，收获无限。



吉林大学出版社



最优秀的经典散文

王凡 编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最优美的经典散文 / 华芬编著. — 长春 :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0.9

(中学生健康成长必读书系 · 散文系)

ISBN 978-7-5601-6455-7

I . ①最… II . ①华… III . ①散文—作品集—世界
IV. ①I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181835号

敬启

本书的选编, 参阅了一些报刊、著述和图片。由于联系上的困难, 部分入选作品的作者 (或译者) 未能取得联系, 谨致深深的歉意。敬请原作者 (或译者) 见到本书后, 及时与出版社联系, 以便我们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支付稿酬并赠送样书。

最优美的经典散文

华 芬 编著

责任编辑、责任校对: 王世林

封面设计: 安丰文化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三河市腾飞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2010年9月第1版

印张: 20 字数: 250千字

2010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01-6455-7

定价: 39.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 长春市明德路421号 邮编: 130021

发行部电话: 0431-88499826

网址: <http://www.jlup.com.cn>

E-mail: jlup@mail.jlu.edu.cn



如画的人文风情，装点着你的精神家园。

诗意的人生感悟，滋润着你的心灵土壤。

在阅读中体验成长的快乐，在品味中收获人生的智慧。



中学生健康成长必读书系

总策划：李继增

主 编：王 凡 燕 燕 华 芬 潘凤云 王龙君

编 委（排名不分先后）：

王东祁	王 智	李唐军	柏文斌	李志宏	刘 洋
唐艳风	王满春	徐海英	杨书亮	陈玉芳	桂毅然
张艳云	陈海波	陈建军	陈美英	陈绍冬	陈绍利
陈亚明	陈志高	戴 洛	邓家倚	桂朱文	桂 鑫
何梦瑶	何云祥	何志衡	贺盖华	梁嫦娥	刘东坡
刘红良	刘文建	刘文军	唐 敏	唐嫣梦	王铁锹
肖顺元	伍迎宾	谢建强	杨新谱	杨志芳	曾冰琳
张海燕	张永顺	周永昌	朱双明	周治平	

前 言

散文，是一种很好的文体，可叙事，可说理，可抒情，是一种内涵丰富的文体。散文素有“美文”之称，它不但有精神的见解、优美的意境外，还有清新隽永、质朴无华的文采。

散文取材十分广泛自由，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表现手法不拘一格：可以叙述事件的发展，可以描写人物形象，可以托物抒情，可以发表议论，而且作者可以根据内容需要自由调整、随意变化。无论散文的内容多么广泛，表现手法多么灵活，无不为更好的表达主题服务。

散文意境深邃，注重生活的感受，抒情性强，情感真挚。可以借助想象与联想，由此及彼，由浅入深，由实而虚的依次写来，可以融情于景、寄情于事、寓情于物、托物言志，表达作者的真情实感，实现物我的统一，展现出更深远的思想，使读者领会更深的道理。

经典散文的语言清新明丽，生动活泼，富于音乐感，行文如涓涓流水，叮咚有声，如娓娓而谈，情真意切。精美散文的语言简洁质朴，自然流畅，寥寥数语就可以描绘出生动的形象，勾勒出动人的场景，显示出深远的意境。

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培养和提高人们精神素质的最好老师。要想提高自己的文学素养，就要阅读大量的好文章。经常读一些好的散文，不仅可以丰富知识、开阔眼界，培养高尚的思想情操，还可以从中学习选材立意、谋篇布局和遣词造句的技巧，提高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

经典散文力求写景如在眼前，写情沁人心脾。本书从众多经典散文中挑选出适合学生学习且具有借鉴和模仿价值的散文，这些散文题材广泛，基本涵盖了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贴近生活、实用。可以引导读者贴近生活，观察生活，在写作时迅速找到素材，以锻炼、提高自己得写作能力和水平。通过阅读本书，让读者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开阔文学视野，提高审美意识，触动写作灵感，陶冶思想情操，提升人生品位，徜徉经典，收获无限。

好书就像好茶。好茶每冲泡一遍，都有不同的味道；而好书每读一遍都会有不同的感悟。请像品一杯好茶一样慢慢地阅读本书，让书香在你的心中荡漾，为你的心灵在喧嚣的世界里营造一块静谧的园地！

编者

2010年5月

目 录

CONTENTS

-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作者：鲁迅 / 1
狗·猫·鼠 作者：鲁迅 / 5
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作者：鲁迅 / 11
做大哥的人 作者：巴金 / 13
永远不能忘记的事情 作者：巴金 / 20
茶 铺 作者：废名 / 23
感谢和喜悦 作者：废名 / 27
五 月 作者：丁玲 / 29
彭德怀速写 作者：丁玲 / 33
我怎样飞向了自由的天地 作者：丁玲 / 35



- 夜 作者：丁玲 / 38
艺术三昧 作者：丰子恺 / 44
阿 难 作者：丰子恺 / 46
从孩子得到的启示 作者：丰子恺 / 48
口中剿匪记 作者：丰子恺 / 50
盲肠炎与资本主义 作者：郭沫若 / 52
穷汉的穷谈 作者：郭沫若 / 54
两个鬼的文章 作者：周作人 / 57
地方与文艺 作者：周作人 / 61
杂文的路 作者：周作人 / 64
可爱的成都 作者：老舍 / 68

散 文 系

最 优 美 的 经 典 散 文

【 目 录 】



最优美
的经典
散文

【目录】

- 我的母亲 作者：老舍 / 71
敬悼许地山先生 作者：老舍 / 76
我所认识的沫若先生 作者：老舍 / 82
基督徒 希腊人 中国人 作者：林语堂 / 84
人生的爱好者：陶渊明 作者：林语堂 / 91
恋爱和求婚 作者：林语堂 / 96
读书的享受 作者：林语堂 / 100
鹰之歌 作者：丽尼 / 107
学生时代 作者：茅盾 / 109
童年 作者：茅盾 / 115
秦岭之夜 作者：茅盾 / 118
窗 作者：钱钟书 / 121



- 说笑 作者：钱钟书 / 124
生命 作者：沈从文 / 127
怀昆明 作者：沈从文 / 129
到北海去 作者：沈从文 / 133
采蒲台的苇 作者：孙犁 / 137
烈士陵园 作者：孙犁 / 139
老同学 作者：孙犁 / 142
少年中国说（译文） 作者：梁启超 / 144
哭 作者：王任叔 / 150
爱，经不起等待 作者：佚名 / 152
巴黎的鳞爪 作者：徐志摩 / 155
想飞 作者：徐志摩 / 166
落花生 作者：许地山 / 169
补破衣的老妇人 作者：许地山 / 171

- 万物之母 作者：许地山 / 173
处女的恐怖 作者：许地山 / 175
一个南方的姑娘 作者：萧红 / 177
烦扰的一日 作者：萧红 / 179
半日的游程 作者：郁达夫 / 182
北平的四季 作者：郁达夫 / 185
志摩在回忆里 作者：郁达夫 / 189
没有秋虫的地方 作者：叶圣陶 / 193
客语 作者：叶圣陶 / 195
清河坊 作者：俞平伯 / 199
打橘子 作者：俞平伯 / 202
西欧的夏天 作者：余光中 / 206



散
文
系

最 优 美 的 经 典 散 文

【 目 录 】



- 借钱的境界 作者：余光中 / 208
插田 作者：叶紫 / 211
话中有鬼 作者：朱自清 / 214
背影 作者：朱自清 / 217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作者：朱自清 / 219
战地斜阳 作者：张恨水 / 225
天才梦 作者：张爱玲 / 234
更衣记 作者：张爱玲 / 236
借银灯 作者：张爱玲 / 242
伟大与渺小 作者：臧克家 / 245
官 作者：臧克家 / 248
蝉与纺织娘 作者：郑振铎 / 251
胜利者 作者：曾卓 / 254
长江三日 作者：刘白羽 / 258



散
文
系

最
优
美
的
经
典
散
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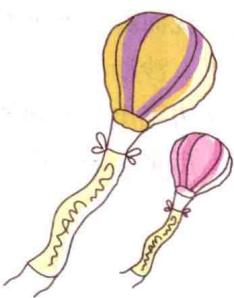
【目
录】

- 与妻书 作者: 林觉民 / 264
雨中登泰山 作者: 李健吾 / 266
我的母亲(节选) 作者: 胡适 / 270
“今” 作者: 李大钊 / 272
梦里花落知多少 作者: 三毛 / 275
巷 作者: 柯灵 / 286
清贫 作者: 方志敏 / 288
小橘灯 作者: 冰心 / 290
一只木屐 作者: 冰心 / 293
驢狗的风格 作者: 秦牧 / 295
夏之绝句 作者: 简媜 / 298
珍珠鸟 作者: 冯骥才 / 301



- 笑 作者: 高士其 / 303
意外的事情 作者: 骆宾基 / 305





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作百草园。现在是早已并屋子一起卖给朱文公的子孙了，连那最末次的相见也已经隔了七八年，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不必说碧绿的菜畦……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作者：鲁迅

散文系 SAN WEN XI

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作百草园。现在是早已并屋子一起卖给朱文公的子孙了，连那最末次的相见也已经隔了七八年，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蝥，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拍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拥肿的根。有人说，何首乌根是有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牵连不断地拔起来，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一块根像人样。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盆子，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椹要好得远。

长的草里是不去的，因为相传这园里有一条很大的赤练蛇。

长妈妈曾经讲给我一个故事听：先前，有一个读书人住在古庙里用功。晚间，在院子里纳凉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人在叫他。答应着，四面看时，却见一个美女的脸露在墙头上，向他一笑，隐去了。他很高兴；但竟给那走来夜谈的老和尚识破了机关。说他脸上有些妖气，一定遇见“美女蛇”了；这是人首蛇身的怪



物，能唤人名，倘一答应，夜间便要来吃这人的肉的。他自然吓得要死，而那老和尚却道无妨，给他一个小盒子，说只要放在枕边，便可高枕而卧。他虽然照样办，却总是睡不着，——当然睡不着的。到半夜，果然来了，沙沙沙！门外像是风雨声。他正抖作一团时，却听得豁的一声，一道金光从枕边飞出，外面便什么声音也没有了。那金光也就飞回来，敛在盒子里。后来呢？后来，老和尚说，这是飞蜈蚣，它能吸蛇的脑髓，美女蛇就被它治死了。

结末的教训是：所以倘有陌生的声音叫你的名字，你万不可答应他。

这故事很使我觉得做人之险。夏夜乘凉，往往有些担心，不敢去看墙上，而且极想得到一盒老和尚那样的飞蜈蚣。走到百草园的草丛旁边时，也常常这样想。但直到现在，总还是没有得到，但也没有遇见过赤练蛇和美女蛇。叫我名字的陌生声音自然是常有的，然而都不是美女蛇。

冬天的百草园比较的无味；雪一下，可就两样了。拍雪人（将自己的全形印在雪上）和塑雪罗汉需要人们鉴赏，这是荒园，人迹罕至，所以不相宜，只好来捕鸟。薄薄的雪，是不行的；总须积雪盖了地面一两天，鸟雀们久已无处觅食的时候才好。扫开一块雪，露出地面，用一枝短棒支起一面大的竹筛来，下面撒些秕谷，棒上系一条长绳，人远远地牵着。看鸟雀下来啄食，走到竹筛底下的时候，将绳子一拉，便罩住了。但所得的是麻雀居多，也有白颊的“张飞鸟”，性子很躁，养不过夜的。

这是闰土的父亲所传授的方法，我却不大能用。明明见它们进去了，拉了绳，跑去一看，却什么都没有；费了半天力，捉住的不过三四只。闰土的父亲是小半天便能捕获几十只，装在叉袋里叫着撞着的。我曾经问他得失的缘由，他只静静地笑道：你太性急，来不及等它走到中间去。

我不知道为什么家里的人要将我送进书塾里去了，而且还是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书塾。也许是因为拔何首乌毁了泥墙吧，也许是因为将砖头抛到间壁的梁家去了吧，也许是因为站在石井栏上跳了下来吧，……都无从知道。总而言之：我将不能常到百草园了。我的蟋蟀们！我的覆盆子们和木莲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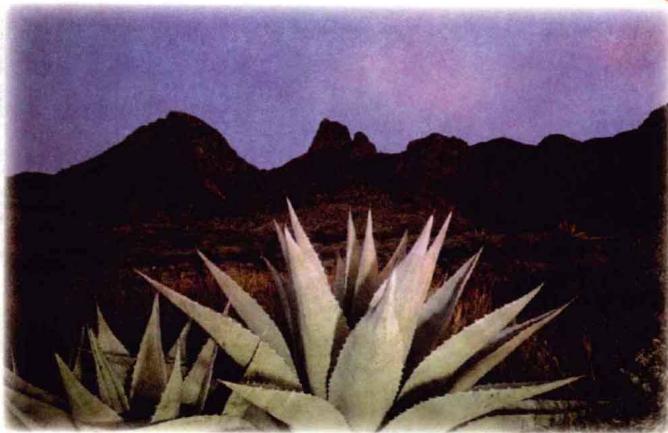
出门向东，不上半里，走过一道石桥，便是我的先生的家了。从一扇黑油的竹门进去，第三间是书房。中间挂着一块扁道：三味书屋；扁下面是一幅画，画着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没有孔子牌位，我们便对着那扁和鹿行礼。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

第二次行礼时，先生便和蔼地在一旁答礼。他是一个高而瘦的老人，须发都花白了，还戴着大眼镜。我对他很恭敬，因为我早听到，他是本城中极方正，质



朴，博学的人。

不知从哪里听来的，
东方朔也很渊博，他认识
一种虫，名曰“怪哉”，
冤气所化，用酒一浇，
就消释了。我很想详细地
知道这故事，但阿长是不
知道的，因为她毕竟不渊
博。现在得到机会了，可
以问先生。



“先生，‘怪哉’这虫，是怎么一回事？……”我上了生书，将要退下来的时候，赶忙问。

“不知道！”他似乎很不高兴，脸上还有怒色了。

我才知道做学生是不应该问这些事的，只要读书，因为他是渊博的宿儒，决不至于不知道，所谓不知道者，乃是不愿意说。年纪比我大的人，往往如此，我遇见过好几回了。

我就只读书，正午习字，晚上对课。先生最初这几天对我很严厉，后来却好起来了，不过给我读的书渐渐加多，对课也渐渐地加上字去，从三言到五言，终于到七言。

三味书屋后面也有一个园，虽然小，但在那里也可以爬上花坛去折腊梅花，在地上或桂花树上寻蝉蜕。最好的工作是捉了苍蝇喂蚂蚁，静悄悄地没有声音。然而同窗们到园里的太多，太久，可就不行了，先生在书房里便大叫起来：——“人都到那里去了！”

人们便一个一个陆续走回去；一同回去，也不行的。他有一条戒尺，但是不常用，也有罚跪的规则，但也不常用，普通总不过瞪几眼，大声道：——“读书！”

于是大家放开喉咙读一阵书，真是人声鼎沸。有念“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的，有念“笑人齿缺曰狗窦大开”的，有念“上九潜龙勿用”的，有念“厥上下上错厥贡苞茅橘柚”的……先生自己也念书。后来，我们的声音便低下去，静下去了，只有他还大声朗读着：“铁如意，指挥倜傥，一坐皆惊呢；金叵罗，颠倒淋漓噫，千杯未醉嗬……”

我疑心这是极好的文章，因为读到这里，他总是微笑起来，而且将头仰起，



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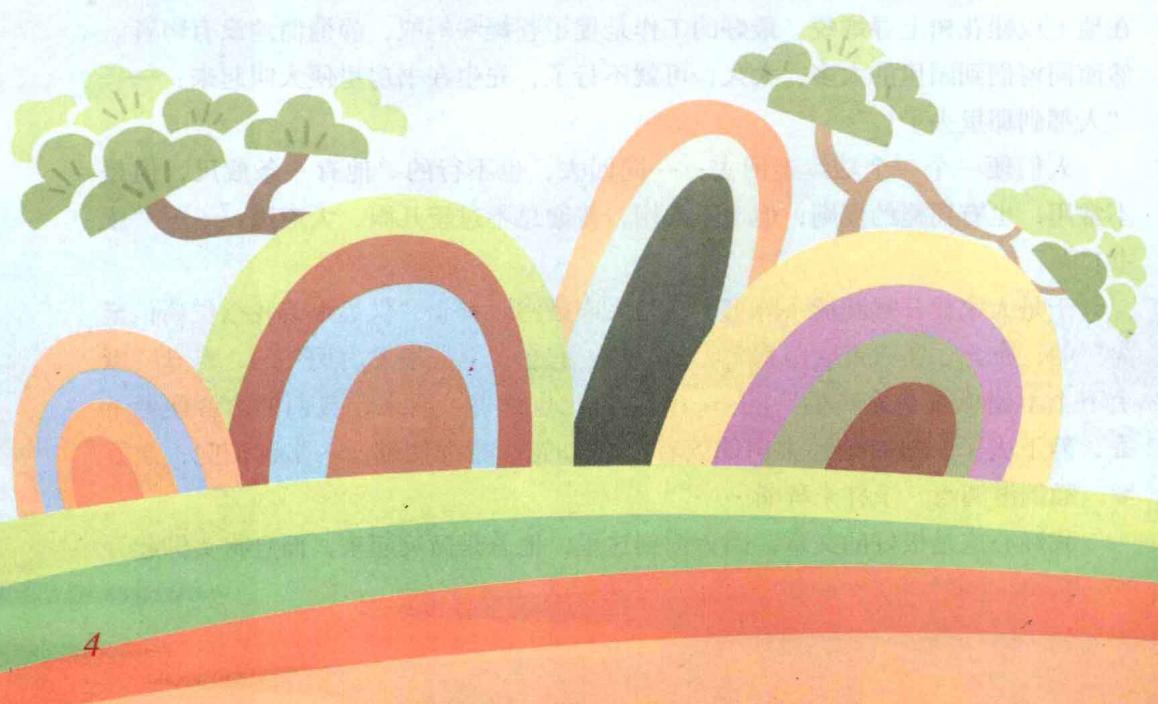
文

系

SAN WEN XI

摇着，向后面拗过去，拗过去。

先生读书入神的时候，于我们是很相宜的。有几个便用纸糊的盔甲套在指甲上做戏。我是画画儿，用一种叫作“荆川纸”的，蒙在小说的绣像上一个个描下来，像习字时候的影写一样。读的书多起来，画的画也多起来；书没有读成，画的成绩却不少了，最成片段的是《荡寇志》和《西游记》的绣像，都有一大本。后来，因为要钱用，卖给一个有钱的同窗了。他的父亲是开锡箔店的；听说现在自己已经做了店主，而且快要升到绅士的地位了。这东西早已没有了罢。





从去年起，仿佛听得有人说我是仇猫的。那根据自然是在我的那一篇《兔和猫》；这是自画招供，当然无话可说，——但倒也毫不介意。一到今年，我可很有点担心了。我是常不免于弄弄笔墨的，写了下来，印了出去，对于有些人似乎总是搔着痒处的时候少……

狗·猫·鼠

作者：鲁迅

从去年起，仿佛听得有人说我是仇猫的。那根据自然是在我的那一篇《兔和猫》；这是自画招供，当然无话可说，——但倒也毫不介意。一到今年，我可很有点担心了。我是常不免于弄弄笔墨的，写了下来，印了出去，对于有些人似乎总是搔着痒处的时候少，碰着痛处的时候多。万一不谨，甚而至于得罪了名人或名教授，或者更甚而至于得罪了“负有指导青年责任的前辈”之流，可就危险已极。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大脚色是“不好惹”的。怎地“不好惹”呢？就是怕要浑身发热之后，做一封信登在报纸上，广告道：“看哪！狗不是仇猫的么？鲁迅先生却自己承认是仇猫的，而他还说要打‘落水狗’！”这“逻辑”的奥义，即在用我的话，来证明我倒是狗，于是而凡有言说，全都根本推翻，即使我说二二得四，三三见九，也没有一字不错。这些既然都错，则绅士口头的二二得七，三三见千等等，自然就不错了。

我于是就间或留心着查考它们成仇的“动机”。这也并非敢妄学现下的学者以动机来褒贬作品的那些时髦，不过想给自己预先洗刷洗刷。据我想，这在动物心理学家，是用不着费什么力气的，可惜我没有这学问。后来，在覃哈特博士（Dr.O.Dähmhardt）的《自然史底国民童话》里，总算发现了那原因了。据说，是这么一回事：动物们因为要商议要事，开了一个会议，鸟、鱼、兽都齐集了，单是缺了象。大家议定，派伙计去迎接它，拈到了当这差使的阄的就是狗。“我



怎么找到那象呢？我没有见过它，也和它不认识。”它问。“那容易，”大众说，“它是驼背的。”狗去了，遇见一匹猫，立刻弓起脊梁来，它便招待，同行，将弓着脊梁的猫介绍给大家道：“象在这里！”但是大家都嗤笑它了。从此以后，狗和猫便成了仇家。

日尔曼人走出森林虽然还不很久，学术文艺却已经很可观，便是书籍的装潢，玩具的工致，也无不令人心爱。独有这一篇童话却实在不漂亮；结怨也结得没有意思。猫的弓起脊梁，并不是希图冒充，故意摆架子的，其咎却在狗的自己没眼力。然而原因也总可以算作一个原因。我的仇猫，是和这大大两样的。

其实人禽之辨，本不必这样严。在动物界，虽然并不如古人所幻想的那样舒适自由，可是噜苏做作的事总比人间少。它们适性任情，对就对，错就错，不说一句分辩话。虫蛆也许是不干净的，但它们并没有自鸣清高；鸷禽猛兽以较弱的动物为饵，不妨说是凶残的罢，但它们从来就没有竖过“公理”“正义”的旗子，使牺牲者直到被吃的时候为止，还是一味佩服赞叹它们。人呢，能直立了，自然是一大进步；能说话了，自然又是一大进步；能写字作文了，自然又是一大进步。然而也就堕落，因为那时也开始了说空话。说空话尚无不可，甚至于连自己也不知道说着违心之论，则对于只能嗥叫的动物，实在免不得“颜厚有忸怩”。假使真有一位一视同仁的造物主，高高在上，那么，对于人类的这些小聪明，也许倒以为多事，正如我们在万生园里，看见猴子翻筋斗，母象请安，虽然往往破颜一笑，但同时也觉得不舒服，甚至于感到悲哀，以为这些多余的聪明，倒不如没有的好罢。然而，既经为人，便也只好“党同伐异”，学着人们的说话，随俗来谈一谈，——辩一辩了。

现在说起我仇猫的原因来，自己觉得是理由充足，而且光明正大的。一、它的性情就和别的猛兽不同，凡捕食雀、鼠，总不肯一口咬死，定要尽情玩弄，放走，又捉住，捉住，又放走，直待自己玩厌了，这才吃下去，颇与人们的幸灾乐祸，慢慢地折磨弱者的坏脾气相同。二、它不是和狮虎同族的么？可是有这么一副媚态！但这也许是限于天分之故罢，假使它的身材比现在大十倍，那就真不知道它所取的是怎么一种态度。然而，这些口实，仿佛又是现在提起笔来的时候添出来的，虽然也象是当时涌上心来的理由。要说得可靠一点，或者倒不如说不过因为它们配合时候的嗥叫，手续竟有这么繁重，闹得别人心烦，尤其是夜间要看书，睡觉的时候。当这些时候，我便要用长竹竿去攻击它们。狗们在大道上配合时，常有闲汉拿了木棍痛打；我曾见大勃吕该尔（P. Bruegel. A.）的一张铜版画Allegorie der Wollust上，也画着这回事，可见这样的举动，是中外古今一致的。



自从那执拗的奥国学者弗罗特 (S.Freud) 提倡了精神分析说——Psychoanalysis，听说章士钊先生是译作“心解”的，虽然简古，可是实在难解得很——以来，我们的名人名教授也颇有隐隐约约，检来应用的了，这些事便不免又要归宿到性欲上去。打狗的事我不管，至于我的打猫，却只因为它们嚷嚷，此外并无恶意，我自信我的嫉妒心还没有这么博大，当现下“动辄获咎”之秋，这是不可不预先声明的。例如人们当配合之前，也很有些手续，新的是写情书，少则一束，多则一捆；旧的是什么“问名”“纳采”，磕头作揖，去年海昌蒋氏在北京举行婚礼，拜来拜去，就十足拜了三天，还印有一本红面子的《婚礼节文》，《序论》里大发议论道：“平心论之，既名为礼，当必繁重。专图简易，何用礼为？……然则世之有志于礼者，可以兴矣！不可退居于礼所不下之庶人矣！”然而我毫不生气，这是因为无须我到场；因此也可见我的仇猫，理由实在简简单单，只为了它们在我的耳朵边尽嚷的缘故。人们的各种礼式，局外人可以不见不闻，我就满不管，但如果当我正要看书或睡觉的时候，有人来勒令朗诵情书，奉陪作揖，那是为自卫起见，还要用长竹竿来抵御的。还有，平素不大交往的人，忽而寄给我一个红帖子，上面印着“为舍妹出阁”，“小儿完姻”，“敬请观礼”或“阖第光临”这些含有“阴险的暗示”的句子，使我不化钱便总觉得有些过意不去的，我也不十分高兴。

但是，这都是近时的话。再一回忆，我的仇猫却远在能够说出这些理由之前，也许是还在十岁上下的时候了。至今还分明记得，那原因是极其简单的：只因为它吃老鼠，——吃了我饲养着的可爱的小小的隐鼠。

听说西洋是不喜欢黑猫的，不知道可确；但Edgar Allan Poe的小说里的黑猫，却实在有点骇人。日本的猫善于成精，传说中的“猫婆”，那食人的惨酷确是更可怕。中国古时候虽然曾有“猫鬼”，近来却很少听到猫的兴妖作怪，似乎古法已经失传，老实起来了。只是我在童年，总觉得它有点妖气，没有什么好感。那是一个我的幼时的夏夜，我躺在一株大桂树下的小板桌上乘凉，祖母摇着芭蕉扇坐在桌旁，给我猜谜，讲故事。忽然，桂树上沙沙地有趾爪的爬搔声，一对闪闪的眼睛在暗中随声而下，使我吃惊，也将祖母讲着的话打断，另讲猫的故事了——

“你知道么？猫是老虎的先生。”她说。“小孩子怎么会知道呢，猫是老虎的师父。老虎本来是什么也不会的，就投到猫的门下来。猫就教给它扑的方法，捉的方法，吃的方法，象自己的捉老鼠一样。这些教完了；老虎想，本领都学到了，谁也比不过它了，只有老师的猫还比自己强，要是杀掉猫，自己便是最强的脚色了。它打定主意，就上前去扑猫。猫是早知道它的来意的，一跳，便上了